

## 獨語人生

——劉再復訪談

採訪及整理：黃婉蓉

訪問過後至今已有一個月了，每當我想起劉再復教授，心裡依然歡喜。「以心發現心」，不論是看他的作品，還是跟他聊天，我都感受到他的心，那顆沒被歲月和苦痛摧殘的赤子心。只要跟他相處過的人，都必定不難發現他是一個有學識而沒霸氣的知名作家。「親切有禮，不卑不亢，胸襟豁達，摯真摯誠，率性敦厚，性情中人」是他給我的感覺。

那天，在約好了的地方等他，一見面他便對我說：「現在我們去做訪問，我跟著你呀。我們要去靜一點能說話的地方，才可以專心答你的問題呀。」然後我們便向著中國文化中心出發。雖然只是短短六分鐘的時間，但是沿路已出現了幾個學生「攔截」他。每次親切和藹的劉教授都會停下來跟他們討論一番。

一進入訪問地點，甫坐下他便說：「其實我很怕接受訪問，每次別人邀我做訪問，我都會推掉。因為二十和二十一世紀的三大怪物就是政治、媒體，還有市場。這三大怪物襲斷一切，所以我要逃亡。不過你是學校派來的，我就沒那麼怕啦。」然後我們一起放聲笑了出來。面對我這個寂寂無名的學生，劉教授一點也沒有小覷我。對於我所問的每一個問題，他都會耐心地聆聽、認真地思考、詳盡地回答，那語氣總是堅定而有力的。訪問期間，劉教授有一個特別的小習慣，就是喜歡一邊說話，一邊寫下自己話語的重點。

六十九歲的劉教授是福建人，八九年六四事件後流亡到美

國。看過他的作品，我發現他對基督教有頗深入的了解和興趣，即使不是信徒，卻很欣賞基督教。他曾經說過「基督那顆被愛折磨的心太精彩了。」究竟有甚麼原因令他始終未有成為信徒呢？劉教授說：「我對基督教的態度是敬重，我敬重祂的大愛。我女兒信基督教也信得很好，因為她對別人更善良。但是我喜歡孤獨的上帝，不喜歡有組織的上帝。我喜歡個人的上帝，我喜歡直接跟祂對話。」我想起了劉教授在書中曾經說過「想到基督的名字，我就覺得平靜一些，心靈也溫柔一些。每次記起基督在十架上的樣子，我就覺得吃點苦也算不了甚麼，挫折和死亡，往往是再生與復活的序曲。然而，我始終沒有成為有神論者和基督教徒。因為我不敢放棄從小就生出來的念頭：人生之旅中的一切困難都應當由我自己去解決，依靠神的力量去化解畢竟輕鬆，而依靠自己的力量雖然艱辛，但畢竟顯示自己確實擁有力量。」可見劉教授是一個意志堅定，對自己有要求有原則的人，這實在讓我由衷的佩服他。一直以來，對於軟弱的我來說，如果擁有是一種負擔，放下可令自己快樂，我寧願放下一點原則，讓自己活得輕省一些。

對於人生的高低起伏和生命的終極價值，劉教授是有資格談論的，因為他經歷過過一輪又一輪的大災難，曾經有過瀕臨死亡的體驗。劉教授曾經說過「未哭過長夜的人不足以語人生，而我應當擁有獨語人生的資格了。」這句話深深感動了很多讀者的心。在劉教授生命中，讓他傷痛得哭過一整個長夜的究竟是甚麼事呢？劉教授認真地想了想，然後感慨地說：「人要經歷過大苦難，才能對人生有深刻的體驗。六四時期，我流亡海外，那是接近死亡的體驗。另外，文化大革命也是大苦難，因為十年的時間太長，看見尊敬的老師、革命家和朋友被打成敵人，被送進牛棚，被侮辱，我的心很痛。當時我們要去做勞力，全國糧食又不夠。所以我有過捱餓和流亡的人生體驗。」現在的年青人的生命很脆弱，一旦遇見坎坷，便無法支撐，意志消沉，其實都是因為生活過得太好，把生命都詩意化了吧？劉教授嘆了一口氣，然後

徐徐地說：「現在年輕人生活真的過得太好了，從小就學這學那，他們的童年太早結束。童年是自然天真的，有時候看見孩子像老人一樣，我真的覺得很可悲。」劉教授喜歡看見老人像孩子，害怕看見孩子像老人一樣。

曾經有人說過文學作家都是孤獨者，都是遠離人群的，劉教授對此深表認同。他語氣堅定地說：「忍受寂寞和清貧是一種能力。不要老是很熱鬧，孤獨才能進入精神生活。孤獨對作家是正常狀態，也是必要的。」那劉教授對現在的新晉青年作家抱有甚麼期望呢？「最重要的是把心靈表示在文章上。現在的青年作家都有一個毛病，就是太需要別人欣賞了。開會時別人同意你的意見，你不要太開心，也不要覺得自己很了不起；但如果別人不同意你的意見，你也不要難過，不要生氣，那是很正常的。人群的評語及看法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可貴的心聲，就是內心真實而自由的聲音。」聽了這句話後，讓我禁不住鼻酸，我在想我有多久只看重別人的聲音，而沒有聽過自己內心的聲音呢？劉教授看看我，給了我一個很溫暖慈祥的笑容。

**後記：**訪問終結，我向劉教授道謝。他客氣地說：「我也要謝謝你呢！有時候跟你們聊天，真的很開心。我會把你的名字記住。」像劉教授如此有學識而沒霸氣的人，確實難得一見。